

小岛西岸 的来信

Find
the
missing
peace

[德] 洛丽·施皮尔曼——著

张琳璐——译

Lori Nelson Spielman

QUOTE
ME

作品累计销售
超过1,000,000册

30国读者翘首期盼的
德国年度排行榜好书

以前我的心里有个结，现在我把它解开了。
希望有那么一天，你也会大笑，
发自肺腑地大笑，不是虚情假意，也不用勉为其难。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小岛西岸 的来信

*Quote
me*

Lori Nelson Spielman

[德] 洛丽·施皮尔曼——著

张琳璐——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鉴天悟
CS-BOOK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岛西岸的来信 / (德) 洛丽·施皮尔曼著; 张琳璐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4-8835-2

I. ①小… II. ①洛…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5006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8-255

QUOTE ME by Lori Nelson Spielman

Copyright © 2016 by Lori Nelson Spielma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Bent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XIAODAO XI'AN DE LAIXIN

小岛西岸的来信

著 者: [德] 洛丽·施皮尔曼

译 者: 张琳璐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 刘宁远

特约编辑: 李乐娟

版权支持: 辛 艳

营销支持: 傅婷婷 张锦涵 文刀刀

版式设计: 利 锐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835-2

定 价: 46.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部分 悲剧降临 / 001

憋回去，不许哭，洪水岂能漫过堤围。

第二部分 启程巴黎 / 033

即使生活抽走了软绵绵的地毯，你依旧可以赤着脚纵情舞蹈。

第三部分 奇迹来信 / 103

有的时候，只有坚持，生活才能继续下去；有些时候，只能放手，才能让生活继续。

第四部分 重拾人生 / 283

一路寻寻觅觅，终于在不经意的内心角落寻回了缺失的宁静。

第一部分

Q u o t e M e

悲剧降临

憋回去，不许哭，洪水岂能漫过堤围。

第一章 爱莉卡

“心有踌躇，不如先停下脚步”，这听起来很像母亲会说的话。我闻见烤法式吐司的焦香，听见杯盘碗筷碰撞后发出的叮当声，可一看时间，还不到六点。克丽丝汀显然又是一晚上没合眼，尽管这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

如果此刻真要说遵从内心，我就该立刻抄起电话打给我的前夫。不过想了一下，我决定还是抄个近道，先从门厅拐进餐厅瞧瞧状况。

晨光倾照进室内，融化在米白色的墙上，从厨房中漏出的一束，恰巧照亮了边桌。克丽丝汀的挎包懒洋洋地敞开着摊在桌上，钱夹和薄荷糖蹦出来躺在外面，还有一张没收好的身份证，不小心泄露了某位艾迪逊或者麦迪逊的名字——简直了，克丽丝汀，冒用别人的证件也就算了，至少挑个好听点的名字啊！我犹豫着要不要把那张身份证直接拽出来，转念一想还是放下了。劝自己想开点，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这年头的大学生，谁还没有张假证行个方便、偶尔玩得过火的时候。何苦为了唠叨这点小事毁了与她们共度暑假的最后一天？

于是，我决定无视桌上林林总总的物品，完全没料到一抬头又看到了厨房中杯盘狼藉的景象：昨天擦得干干净净的大理石台面，擦满了锅碗瓢盆坛

坛罐罐，不仅如此，边上还有黄油包装纸和碎鸡蛋壳，再看地上，深棕色木地板上的糖霜格外显眼，即便站这么远，我依旧能看到不锈钢炉灶上斑斑点点的污渍，不用多想，罪魁祸首一定是旁边的铜钵里那坨刚刚打散的奶油。

至于我最亲爱的克丽丝汀，此刻正站在厨房正中的岛台前，努力把花生酱涂在厚厚的吐司切片上。一身黄色的连衣裙明显还是昨晚的夜行装，漫不经心的马尾松松地绾在脑后，头发一多半散在外面，赤着一双小脚好像炫耀着紫罗兰色的趾甲盖，从她不太着调的哼唱中我只能勉强推测，今天早上蹲在那对蓝牙耳机里的多半又是某个最近蹿红的嘻哈新痞。

我有一种扑上去紧紧抱住她的冲动，或者说，想把这个捣蛋鬼干脆扼死在怀中。

“早啊，宝贝儿。”

克丽丝汀自顾自地在花生酱外面又涂了层蜂蜜，舔舔手指尖，这才舍得把那片吐司丢进锅中，而另一边，黄油早已在热锅里吹起了泡泡。

看着她用额头点着节拍，跟随音乐完成上述一连串律动，我不得不走过去，直接拍了拍她瘦削的肩膀。

“呀，妈妈！”她毫无防备，吓了一跳，脸上的笑容旋即消失，扯掉耳机，鼓点在她按下手机暂停键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准备好吃早饭了吗？马上就要开餐咯！”晨光也忍不住在她湛蓝色的眼眸中雀跃，然而我在克丽丝汀的眼神中除了看到兴奋，似乎还看出了一丝滞涩，这多半是失眠少睡的缘故吧。

“这么早，怎么不在床上多赖一会儿？宝贝儿，你昨晚睡觉了吗？”

“婴儿和老人才需要睡眠，”她抬了抬手中的咖啡，耸耸肩说，“快来看我做了什么！”

我拍了拍她粉红色的脸颊，心里默默打定主意，还是得抽空给布莱恩打个电话。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十九岁少女的情绪就像她们手机里的播放列表，无时无刻不在更新。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感恩生活给了我一个前

夫，而且这位前夫还是个医生。“我想……你在出门之前会把这些都收拾干净的，是吧……”我环顾四周，一条贴在橱柜柜门上的手绘横幅忽然吸引了我的注意：

“拜拜，妈咪！想你，吻你！”

顾不上她黏腻腻的脏手，我一把将她揽在胸前，自己也近乎要溺亡在蜂蜜、黄油混杂着维果罗夫香水的花香气中：“谢谢，宝贝儿。你可真是个甜心。”

克丽丝汀挣脱出来，退了两步，指着不慎留在我前襟上的手印说：“这……我可不是故意的。”然后，她一转身从水龙头边上拿了块湿淋淋的抹布，想亲手帮我擦去手印。“话说，老妈，不过是开车送我们回学校，搞这么身行头太小题大做了吧。”还没等我向她坦白情况有变，她已经把抹布还给了水槽，重新凝神对付内容丰富的煎锅。“不管怎么说，既然是道别早餐，总得像点样子。”

“像点样子的道别”，又是我母亲会说的话。可今天这句话显然应该是我的台词。不，不仅这一句台词，包括亲手做“道别”早餐这件事本身，也应该在我的那个剧本上，整出戏都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要怪只能怪那个什么王先生，大清早的一通电话搅乱了我今天的全盘计划。

克丽丝汀丢下锅铲，把我领到餐桌前，三个人的餐位早已预先摆好了，餐桌正中还放着一扎柳橙汁，并列一旁的花瓶里挤着一大簇繁星花，粉红色的一朵朵，我审慎地怀疑就是安妮春天刚栽在阳台上的那些。

她在身后为我拉开椅子，又雀跃着跳到门厅里：“听见了吗，安妮？快从被窝里滚出来……”

“小点声，克丽丝汀，算我求你了。大清早的，想把整幢楼里的人都吵起来吗？”

“别埋怨我啦！”克丽丝汀边笑边说，“快来尝尝！花生酱配香蕉法式吐司，绝对吃到你尖叫，吃到你爽爆！”

对于年轻人的这种措辞，我只能摇摇头表示抗议。说话间，我的另一个十九岁的宝贝女儿安妮也已经入席。安妮一头长长的深色自来卷头发，因为暑假里的骄阳和与生俱来的拉丁血统，一张漂亮的圆脸蛋如今焕发着饱满的古铜色光泽。尽管我的小安妮眼看就快超过一米七八了，可在我眼里，她还是那个穿着条纹睡衣、趿拉着毛绒拖鞋的小姑娘，我的永远的小姑娘。

“早安，甜心！”我欠身吻了吻她。

“她又折腾了一晚上没睡是吗？”安妮小声求证，说话间不自觉地把两条胳膊抱在胸前。为遮掩提前发育的胸部，她在三年级的时候发明了这个谦逊的动作，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天也没丢下。

“她给我们做了早餐呢。”我边说边奉上微笑，意图安抚。

一定是发现了瓶子里的繁星花，安妮叹了口气，走进厨房。克丽丝汀把另一片涂满了黄油和花生酱的三明治也丢进了噼里啪啦的油锅里。安妮从她的发梢上捋下一团奶油：

“瞧你，都干了什么，小克丽丝，被奶油炸弹袭击了吗？”安妮柔声问她，仿佛面对一个纤弱的婴孩。

“不过准备了一顿道别早餐而已。”克丽丝汀在锅铲和手指的协作下，把第一块法式吐司成功装盘，“这可是我特地为你和妈妈做的。”

“你是想说为妈妈吧。”安妮强调。

克丽丝汀看了看安妮，又看了看我。“哦，也对。”她舔舔手指，“那就当是我们俩的道别早餐好了，反正你我今天都要走……一起走。”

“怎么了，姑娘们？有谁想在家多赖几天吗？”我转头问安妮，“不会是你吧？”

“当——然——不——会——”她拖着长音表达对我的不满。所有人都

知道安妮喜欢宅在家里。我猜是被我说中了，还没出门，她就已经开始想家了，我没再出声，打算放她一马。

克丽丝汀往煎好的吐司三明治上舀了一勺糖浆，最后再舀一坨生奶油。

“大功告成！”她捧着盘子郑重如神殿前双手奉上祭品。她把盘子传给安妮：“烦请递给妈妈。”

克丽丝汀利用烹制第二块吐司的时间带领我们尽可能详尽地回顾了昨晚与朋友们的小聚，她丝毫不吝惜笑声，并不时辅以夸张的手势。难以想象，仅仅一星期前，她还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试图绝食。我猜，这表示她和她那个分分合合的男朋友韦斯又不计前嫌、重修于好了。为了不败坏她的兴致，我想我最好对此保持缄默。

“我一直在跳舞，一直跳，跳了有三小时！”她攥着第三个盘子，边说着边以华尔兹舞步从厨房滑向餐桌，扑通一声坐在我旁边，问：“咱们今天几点出发？”

话题急转，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对于自己接下来的答案连辩解的底气都没有。本来嘛，当初选择入这一行，还不就是为了多争取点时间陪两个孩子，自此别再错过陪她们听音乐会、看演出、参加球赛，以及，譬如今天，开车送她们开学返校。要怪就怪王先生吧，还有卡特，还有那个什么行业竞赛和业绩排行。

“说起这个……”我还在想怎么说得婉转点，就被克丽丝汀无情打断。

“真开心有你送，我俩就不用挤火车了！”她边说边拿起叉子对付盘子里的香蕉，“午饭在哪儿吃好呢？白驹咖啡馆怎么样？或者波西塔诺意大利餐厅也不错。”

我简直想要遁地而逃：“呃，不如……我们想想晚饭一起吃点什么怎么样？”我偷偷瞄了瞄这个，又瞄了瞄那个，“我也是刚刚才得知有个客户今天上午非要看房，我是说，我们一时半刻还不能出发，得等我……”

安妮的叉子与餐盘协奏出刺耳的声响：“恐怕不行。小克丽丝今天下午有个会要参加。”

“翘了呗。”克丽丝汀耸耸肩，“又没什么大不了。”

“不，你得按时去！”

“这样好了，你俩轻装上阵，坐上午的火车。”我自己打圆场，“明天我再开车把行李载过去。”

“也许，可以让爸爸开车送我们？”克丽丝汀否定了我的提议，“他星期五不是照例休息吗？”

安妮翻了个白眼：“是啊。不过这个人就算休息，也不见得有空。且不说他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要分神，健身啦、网球啦、撩妹啦……”

“安妮！”我扬起下巴制止她再说下去。我的宝贝女儿们深知我一向不许她们当面诋毁布莱恩。爸爸真的很想很想跟我们一起来，不过，你们也知道他的工作有多重要，那么多人等着他救命呢。这种话以前用来替布莱恩开脱再容易不过。至于现在，有了社交网络，她们的爸爸闲暇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可不是我一句话就能瞒得住的。事实上，的确没有那么多人时刻等着他前去救命。

“抱歉，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安妮两手作揖，一双眼睛楚楚可怜，“求你了，妈妈，还是你开车送我们好吗？”

“怎么了？你以前可不讨厌坐火车。”我说。

“看来业绩冲顶比对我们的承诺重要多了。”她叹了口气，附送又一个白眼。

她可不能真这么想。“这不公平，安妮。”我半调侃地摇晃着她的胳膊，翻出手机，“罢了，当我没说。让我给王先生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单生意我不做了总行了吧？”

克丽丝汀从桌子对面探身过来按住了手机：“别啊。我们坐火车走当然

没问题，对吧，安妮？”她瞪了安妮一眼，回过头继续问我，“妈咪这个星期业绩如何？难道还没有跻身前五十吗？”

我舒了口气，深感欣慰，至少还有一个女儿是站在我这边的。“不晓得啊，目前也就能排到曼哈顿的第六十三四名吧。”我承认，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自鸣得意，“不过下星期马上还有两单签约。”

“太帅了，老妈！你赢定了！”

我摆摆手，假装并不在意输赢，与此同时深刻怀疑我的这点虚伪早已被她看穿。她们当然知道，年度行业竞赛对我的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她们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报名参赛，完全是自己那点隐匿的嫉妒心在作祟，满心想的都是有朝一日也要在艾米丽·兰格面前摆一摆“让你看我不爽又干不掉我”的胜利者姿态。要知道，九年前，我的事业生涯可是险些断送在这位前辈手上。

“距离明年四月三十日还有八个月呢，现在还说不好究竟最后鹿死谁手。”我嘴上虽然这么说，私底下真的觉得自己相当有戏。说起来，这还都多亏了洛克伍德房地产公司某位同行及时让贤。去年，两个女儿双双离开家，开始了她们的大学生活，这让我的行事历、我的生活，乃至我的内心，一瞬间怅然若失。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仁兄忽然宣布辞职，我的客户名单以及随之而来的销售业绩因此扶摇直上。毫不谦虚地说，所有因缘际会发生得恰是时候。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还是王先生找我。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餐桌上。

“快接啊！”克丽丝汀直嚷嚷，“前五十在向你招手——”

我想的却是该不该推了王先生的预约，胃里翻江倒海，要是让卡特知道我就这么轻易把一单上千万的生意拱手相交，他一定会气疯。我想起布莱恩常劝我的话，两个女儿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事事不肯撒手。这话要是搁在一年前，恐怕还得另说，不过既然她们过了今天就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偶尔挤个火车，我想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把手搭在安妮膝盖上问：“你的意见呢，宝贝儿？”

“随便，”她向她亲爱的妹妹努努嘴，“我的少数票从来都是被忽略不计的。”

克丽丝汀哈哈大笑起来：“不然你能怎么办，亲爱的姐姐！”接着，又嘱咐起我来，“好啦，妈咪，既然今天你要放我们鸽子，那就最好理由充分点——答应我，拿下王先生，挺进前五十。等到明年你成了地产界的红人，再敢有什么王先生、李先生的妄图破坏咱们仨的约会，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让他滚蛋……”

我赶紧举手打断：“行了行了，我会尽力的，我保证！不过现在，你妈我毕竟还只是洛克伍德名不见经传的小雇员，还得接着给卡特卖命。今天的事先记我账上好嘛。”

“快去吧，”克丽丝汀说，“哦，还有，你能不能给我打点钱？”

“又要钱？我星期一给你存的那笔呢？”

她迅速沉下脑袋，抬起眼皮小心看着我，脸上一副“我真说了你可千万别骂我”的表情：“那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老头儿，牵着一只狗。狗狗又瘦又小又可怜……”

“快别，克丽丝汀，”我连连摇头，眼看着她昨晚就是穿着那双新款汤丽柏琦凉鞋出的门，细细的绑带刚好招展着新做的脚指甲。可转念一想，我工作上这么拼，不也就是想让她们能享受到我以前没机会享受的小奢侈嘛，算了，还是暂时别戳穿她了。我从座椅上站起身，说：“下午我会给你的账户转钱。不过有言在先，只做生活开销，不能接济小狗，明白吗？”

她抿着嘴笑着也站起来：“遵命。”

我亲吻她的面颊：“早餐很赞，谢谢，爱你，宝贝儿。”安妮也凑过来，我用一只胳膊抱着她，另一只手抱着克丽丝汀。“要乖，”我在两人额头上各印上一个吻，“要加油哦。”

我惯用的道别方式，也是我的母亲曾经跟我道别的方式。我转身要走，发现安妮跟了出来：

“我送送你。”这是我最不想听见的一句。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表面上强打精神，不知道这位向来严于律己的宝贝女儿今天又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说教。



安妮约莫着走出了克丽丝汀的听力范围，立刻抓住我的胳膊。“妈！”她刻意压低声音，“刚刚你都瞧见了？克丽丝汀，她，很是反常！”

我揽着她的肩膀：“看到啦，看到啦。她又开心起来了，不是吗？”

“但是……开心得似乎有点失控，像坐跷跷板似的，情绪忽高忽低。又让我想起去年春天学期末的那几个星期……你说，她是不是又有点……疯？”

“呃……”我含糊不语，安妮叹了口气。她知道那是一个在这个家中没有人愿意轻易碰触的形容词。她抬起两只手，显然有点恼火。

“好吧，我们权且说她只是表现得有点喜怒无常好了。不过，说真的，老妈，你真能放心她去坐火车吗？”

“首先，”我说，“谁也没疯。”我拽拽她的头发，想让她放轻松点，虽然我对于自己当下的措辞丝毫不敢大意，“其次，少男少女时而情绪有个波动是相当正常的。好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答应你，我会让爸爸给她推荐一个心理医生的。可能她最近压力比较大吧，你也知道，学校的事啊，女生联谊会啊，还有之前和韦斯闹别扭什么的。”

“多给她点时间吧，说不定她一回到学校，就什么都好了。”我说着伸手去拿钥匙，意图伺机逃过安妮长篇累牍的说教。“不过，”话已至此，我也不得不压低了声量，“她搞了个假身份证，我猜她昨晚八成跑出去喝酒了。”

安妮不知道是点头还是摇头：“所以，你是想告诉我，她今天早上的种种反常不过是因为昨天喝多了？”

“要么是昨晚的酒劲儿还没过，要么是今天早上的咖啡因。”

安妮皱起眉头：“真的吗？你觉得她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小心多喝了几杯咖啡？”

我报之以尽可能的耐心：“我说过了，我会给你们爸爸打电话，闲下来就打。至于你，不要太操心了，陪着她就行，她会自己消停下来的。”

安妮面色一沉，我的心也随之紧，慌忙腾出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蛋：“今天的事真的真的是万分抱歉，宝贝儿，你们亲妈我分身乏术，万望理解，行吗……唉，王先生真的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客户，这可是单大生意。”

她耷拉着脑袋，眼睛盯着拖鞋尖，点点头，并没看我，两条胳膊始终抱在胸前。

“劳动节那个周末回家来吧，我们一块儿去伊斯顿转转。”

我知道我多愁善感的大女儿，不过是习惯性地充当着妹妹的保护伞。听我这么说，安妮才勉强展颜：“说不定这次去，还会停电呢。”

我俩相视一笑，我猜她一定也想起了去年秋天切萨皮克湾的休假之旅。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回到位于盖茨港的住处，却发现因为暴风雨的缘故，房子断电了，屋内一片漆黑。

我在壁炉里生起火，三个人在房间里点起十几支蜡烛，然后窝进沙发和毛毯之中，安妮、克丽丝汀，一左一右依偎在我身畔。就着一盏灯笼的微光，我大声朗读《小妇人》——她们童年的最爱。两颗小脑袋静静地栖在我的臂弯中，让我感受到她们身体的温度。我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轻，几近呢喃，直到凌晨三点，生怕稍一停下来，她们就会醒。而我，望着怀中的女儿，她们已亭亭玉立，却稚气未脱，我只愿这一刻时间永驻，只想尽可能久地把

这世上我最爱的两个人留在怀中。

天晓得如果今天三个人一起结伴出行，会不会又收获一段无价的回忆。我瞥了眼手机，仍在犹豫要不要给王先生发个短信……

“你该出门了，”安妮像是替我下了决心，“至于我，我得去看紧小克丽丝，她闹不好又在做蛋奶酥了！”

我笑着掬起她的脸：“那就拜托你出门前帮我把厨房收拾干净咯！”

安妮拍拍肚皮：“你懂的，能吃不浪费。”

比起瘦削的克丽丝汀，安妮的臀腿比例和傲人的胸脯尽显丰腴之美。这样的身段如果不是在纽约而是在别的地方，一定相当吃香，可惜放眼望去，大街小巷尽是瘦骨嶙峋的高街模特，仅以身材论，安妮显然有违奉瘦为美的舆论导向和细腿幼胸的审美主张。好在青春期还没过，安妮就已经泰然接纳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像红花必然缺不了绿叶陪衬，金发高妹身边也总得跟着一个半个“矮黑圆”——说的就是安妮，这辈子都只能给克丽丝汀当跟班的安妮。尽管我百般尝试，迄今没能让她放下成见，或者说，让她看到她在我眼里从心灵到外在浑然天成散发自然之美的样子。时至今日，我始终觉得她的美令我无法抗拒，甚至于，抛开血缘，她才怎么看怎么像是我亲生的。

“就羡慕你这种不但人美胃口还好的！”我顺势又在她脸上掐了一把。她想闪，却被我硬扯入怀中：“留心看着点你妹妹。到费城之后，记得给我发个消息。”

我从衣帽钩上摘下皮包，最后叮嘱说：“记住，要乖哦。”



我合上身后的门，走廊内一如往常，清冷而安静。我抬脚往电梯方向，不料脚底拌蒜，差点跌倒，对，就是那种奔波了一天之后拖着两条腿勉强往

家挪的感觉，丝毫没有每天早上神采飞扬的精气神，仿佛有道黑漆漆的影子重重地拖在耳后，随时有可能扑上来将我吞噬。这大概就是每一位职业母亲都不得不面对的内疚感吧。

我用拳头狠狠凿亮电梯按钮，尽管我知道，我真正该做的是现在就给王先生打电话取消上午的预约，是现在就转身回家留下来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正是生活暗暗提醒我心有踌躇，不如先停下脚步的一刻。

可是电梯门很快开了。我抬脚迈了进去。